



送你一束

沙枣花

SONGNI YISHU
SHAZAOHUA

陈莉青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送你一束
沙枣花

SONGNI YISHU
SHAZAOHUA

陈莉青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送你一束沙枣花/陈莉青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306 - 4718 - 9

I. 送…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92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375 插页 2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花季生命的歌吟

——《送你一束沙枣花》序

颜廷奎

读完陈莉青的散文与诗歌的合集《送你一束沙枣花》后，我立即写下如下印象：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近五十年来的人生轨迹。真情、直率、自然是她的风格，积极、乐观、向上是她的精神。文字也好，既有女性的细腻、柔婉，又有一代青年的奔放、粗犷。特别是写新疆兵团生活的那些散文，把人生苦旅置于民族风情、边塞风光和时代风貌的大背景下，生活的艰辛中却也不乏乐趣，苦涩中更多豪情。诗歌虽然不多，但其昂扬的气势，明快的节奏，对称的句式，朗诵起来，仍不免使人心潮澎湃。

这段话，可以说是我给予《送你一束沙枣花》最初的评价。从一个编辑的角度看，读一部书犹如看一个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首先要入眼。书稿的入眼，过去是看字，字写得蟹爬似的，谁愿意看？现在电脑风靡天下，难以看到作者的手迹了，入眼的便是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陈莉青散文的语言朴实细腻，很有文学味儿：

五月，沙枣花开了。果然，香气扑鼻。花儿是黄色的，有铜钱大小，表面铺了一层毛绒绒的白霜似的。叶子狭长，也似染上了一层白霜。沙枣树的生命力极强，耐旱，耐寒，耐风沙无论什么时候，远远地看去，都能看到她在无限坦然地微笑。

——《沙枣花》

在事过境迁了几十年后，陈莉青依然能够把当年漠漠田野上的沙枣花写得这么入微，这么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而且，“远远地看去，都能看到她在坦然地微笑。”可见她的写作心境是何等的甜美、深沉和开朗。以这样的心境回顾往事，笔下的一切就变得充满诗情画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当年的赴远支边，艰辛劳苦，收获

1

陈莉青/诗与散文合集

送

你

一

束

沙枣花



的不仅是物质的丰腴，精神的充实，而且是人生的诗意解读和诠释。其格调的高远，意境的深邃，自是一般的怀旧散文和谁也读不懂的现代诗所不能比拟的。这是对初上征途的缅怀，更是花季生命的歌吟，用不渝的信念和情感。

我与作者素昧平生，又不生活在一个城市，此前甚至连她的一篇作品也没有读过。这次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永辰主任把她的书稿拿来让我审读，我竟一下子被她的深情的歌吟抓住了，感动了，陶醉了。她真的是为情而造文，一点儿矫饰都没有：

我多想回到新疆
那个遥远的地方
我多想回到伊犁
一个曾经的故乡

2

文如其人。我由她的作品认识了作者，一个在生活的激流中勇于驾驭生命之舟的人，一个倔强、坚韧而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一个对母亲，对孩子，对战友，对师长永怀深情的人，一个把文学视为伴侣并从中汲取快乐的人。她原来的名字叫丽清，由此我突然想到了她笔下的沙枣花，“远远地看去，都能看到她在无限坦然地微笑。”沙枣花，正是她生命的象征。过去，她战严寒，战风沙，用青春的犁铧耕耘广袤的原野，微笑着面对命运的挑战；今天，丽清变成了莉青，但禀赋未改，她只是换了武器，用清丽的文字抒写战胜命运并将命运之神牢牢地握在手里的快感和颖悟。在我的印象里，无论逆境还是顺境，本书的作者都是开朗的，乐观的。只是那时是微笑，而现在已禁不住笑出声来。

“一个女人笑得脸上的脂粉都迸落下来，露出了她的天然颜色，这样，才显得美丽了。”法国作家列那尔说的是本书的作者及其作品吗？肯定不是。但我觉得很贴切。因为文学的审美从来没有国界和时空。

2007年5月30日于天津

目
录

边·疆·岁·月

- 沙枣花3
渠6
去场部16
“年轻的卫士”33
马莉小姐45
河那边的婚礼64
果园，那飘零的白兰花79
王老师，你走得太早97
五乡110

苦·乐·年·华

- 祖父121
母亲129
看戏140
踏青147
夏夜看戏155
走出偏远小镇161
暖和的小棉袄165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169
回家172
手捧一束康乃馨175

教·书·花·絮

- 校园181
教书195
“六一”节201

田·园·放·歌

- 我们去踏青吧 ……213
四季都有成熟 ……215
三点一线的人生旅程 ……217
田舍佳话 ……220
于无声处秋色浓 ……222
感谢上帝 感谢生活 ……227
小桥流水 ……229
窗外即事 ……231
特困户 ……233
秋晨 ……259
走在深秋里 ……264

粉·红·心·情

- 老师教我几首歌 ……271
栀子花又开了 ……277
相伴一生 ……280
细雨中 ……286
初疑少女出兰房 ……288
一日游 ……290
长沙行 ……302
无限风光在险峰 ……314
我们的大中国 ……321
花情 ……324

诗歌部分：

渴·望·春·天

- 生活多美好 ……329
我望着 望着 ……330
心的徘徊 ……332

目 录

再见了新疆	335
当我真的一无所有	338
咏泡桐花	340
我眼里的母亲	342
我要飞翔	344
祝你生日快乐	346
我走过芦沟桥	351
窗前一株柳	355
小时侯	357
清洁工	359
啊 高山	361
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363
你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364
新疆 我还想你	366
你是天空 我是云	368
新年 年画	369
新疆 你还记得我吗	371
是你的暖怀	373
恋你	374
多想回到新疆	375
明天是这般地美好	377
渴望春天.....	379
阳光总在风雨后	381
你总让我追寻	383
节日的祝福	385
一个普通女人的内心满足	387
走向春天	390
去春天的田野上走走吧.....	392
又是一年春光美	394
人生几多风和雨.....	396
春风渐渐和暖	398
无须插上翅膀	400
春游岳麓山	407
为了你	410
窗口	413

边疆岁月。



3

DOI: 10.1002/for

送

你

1

東

沙枣花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情地欢迎你
送你一束沙枣花
送你一束沙枣花

.....

听到如此亲切、优美、散发着新疆民族气息的歌曲，我们顿时就陶醉了，陶醉在沙枣花的甜蜜和温馨中，顿感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心。刹那间，连日来旅途的劳顿，离乡的悲愁，异乡的陌生，生活环境的不适……都在这美妙奔放的歌曲声中化为乌有。沙枣花一下子将我们和农场的距离缩短了许多，使我们这些来自江南的少男少女们一扑进农场的怀抱就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就不由得对老军垦的战士们投去一种崇敬的目光。

然而，沙枣花究竟是什么样儿的呢？我开始留意起来。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春天来到了大西北。军垦战士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边疆描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没有路，自己修；没有树，自己栽。我们和老同志一样吃在工地，干在工地，一个春天，便“林带千百里，绿树衬蓝天”。

“指导员，这是什么树？”我指着林带里靠近渠道那一行的树问道。

“沙枣树，小鬼，沙枣花到五月就开，可香啦！”

“啊，这就是沙枣树！”我抚摸着亲手栽下去的沙枣树，心里不无感慨地叹道。



“你不也是一棵‘沙枣树’么？”指导员朝我微笑着说。

五月，沙枣花开了。果然，香气扑鼻。花儿是黄色的，有铜钱大小，表面铺了一层毛绒绒的白霜似的。叶子狭长，也似染上了一层白霜。沙枣树的生命力极强，耐旱，耐寒，耐风沙，无论什么时候，远远地看去，都能看到她在无限坦然地微笑。

正是插秧季节，小伙子、姑娘们打插比武起早贪黑，大块条田几天之间便铺开一片无垠的锦绣。我生平第一次插秧，无论怎么赶，还是追不上老军垦们。汗水直往水田里淌，我累得腰酸腿疼，头晕目眩，多想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啊！指导员正在我的身旁，他瘦削坚毅的脸上也流了许多汗水，可他却乐呵呵的，不声不响地帮我把靠近他身边的几行秧插上了，一边还轻松地说：“小鬼加油啊，要不，可就把你包围起来啰！”我的前面只剩下很少的几行，我窘迫地插上了，赶快追上指导员的步伐。我觉得指导员才是一棵真正的“沙枣树”！

八月底，沙枣花开始凋谢，结出沙枣来了。沙枣，枣儿也是黄色，小小的，不如红枣大，可比红枣甜。到了九月，人们便拿上口袋来到公路上打沙枣。

地里的庄稼开始成熟了。公路上，牛车、马车、拖车、汽车来来往往，载着丰收的粮食入场入仓，那真是“一路歌声一路笑”哇！秋风送来沙枣的阵阵清香，我被农场一派丰收的景象震动了，感奋了。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军垦战士要送我们沙枣花。你看，那正在田野里挥汗如雨紧张收割的军垦战士不正是根植于边疆沃土之上的一棵棵沙枣树么？

渠

几片淡云涂抹在湛蓝高远的天空上，下面横卧着一条雄伟高大的干渠，绵长几十里，高七八米，宽十几米。渠里流淌着滚滚而来的天山雪水，灌溉着农场广阔的农田、果园和牧场。

“这是一条军民渠，”老军垦提到这条大干渠便无限自豪地说，“59年，刚建场，一间住房都没有，冰天雪地我们住在地窝子里。农场的战士和当地的老乡一起先立业，后建家，起早贪黑修这条干渠，人都冻成冰疙瘩啦，干起活来却赛过猛虎……玉米窝窝头送到工地冻成了冰块块……”

我沉浸在想象中——老军垦战士们在沉睡了几千年的古老原野上，在荒凉而冰冷的苇湖滩里，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端贫乏的



建场初期，开天辟地唤醒沉睡的大地，让河流改道……这一切是多么艰辛！虽然我还没有挥动过十字镐，也没有啃过窝窝头，睡过地窝子。

老军垦战士的一席话使我脸红。我想起刚分到连队的第一天，连长亲自赶着牛车接我们到连队。当车轱辘碾过落满厚厚积雪的羊肠小道，当连长手中的鞭子甩落一团团路边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芦苇絮，当我的目光掠过一片冷寂空寥的白色原野，我的心腾地一下变成一片空白，五彩斑斓的光圈在我的头顶全部消失了，我的眼角淌出了悔恨的泪花。

我走近大干渠，看到那伟岸、刚毅的英姿，我羞愧了。我第一次明白了我从前并不懂的许多道理，我开始对简陋的营房，一个并不十分宽阔的篮球场和两个被积雪覆盖的花园，尤其是对那些头戴毡帽，身穿破旧棉袄，肩扛十字镐的老军垦们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感到，这就是我的家。

第一次上工地，便是修支渠，支渠比干渠略小，是连接干渠和毛渠的重要渠道。

第一次挥动坎土镢，第一次肩挑土筐，重活我总是抢着干。挑土筐比较累，土筐压在我细嫩的肩膀上，火辣辣地疼。可我怎么也不放下担子，常常用手托着扁担，常常是这头筐子高，那头筐子低，不像老同志那样轻松自如，快步如飞。几个老同志和班长都在背后笑我，还叽叽喳喳地议论，我不仅不脸红，反而有几分骄傲，有几分自得。

一天，我和老军垦一起顶着早晨凛冽的寒风奔赴修渠工地。寒

气使得呵出的气结成冰花挂在眼眉上、头发上，可只要干一会儿活，全身就会暖和起来。经过十几天的努力，用十字镐打冻块，按照技术要求填土、打夯，再填土加高，再打夯，然后由班长削坡、清土、丈量……一段段支渠便呈现在我的眼前。我第一次享受到劳动的愉快，也体会到创业的艰难和劳动的艰苦。

正起劲地挖着土，忽然，一两滴冰凉冰凉的水珠落在了我的脸上。啊！又下雪了！很快地，大团大团的雪花便铺天盖地地扑向莽莽苍苍的原野。雪花落在人们的头巾上、棉袄上，可大伙儿好像没有觉察似的，仍然埋头修渠。正在这时，从连队的方向驶过来一辆老牛车，老牛车的车轮缓慢而又艰难地在雪地上滚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车上坐着去农场卫生队看病的病号。指导员望了望天空簌簌下落的雪花，又转身看了看我，大声地对我又像是对工地上所有的人说：“今天，看看这个小鬼能不能顶得住。”我也朝公路上的那辆牛车望了一眼，立即把眼光又拉了回来。“我一定要争回这口气！”我听着指导员的话，不仅不惧怕这漫天大雪，反而更加抖擞精神。“我一定要接受指导员的考验！”既然那么多的老军垦敢与风雪搏斗，我难道就会临阵逃脱吗？我挥舞起手中的坎土镬向一个小土包奋力地挖去。

经过一冬的奋战，支渠终于修成了。渠身高4米，宽6米，长百米有余，又结实，又齐整。随着支渠的延伸，我也逐渐适应了边疆严冬季节的劳动环境。我爱这条支渠，虽然我还没有看见渠水滚滚流淌；我爱听豪放的打夯号子，虽然我没能喊过一声；我还爱老军垦以苦为乐的品格，虽然我还差得很远很远。支渠修成后，我手

上的血泡已变成了第一层茧子，我苍白瘦削的脸开始粗糙起来、红润起来，身体也开始强壮起来。我抬起头来向支渠的尽头望去，在支渠与干渠的衔接处，修起了巨大的闸门。我仿佛看见渠水顺着渠道流进了地里、果园里、牧场的草丛里，流进了战士们的心窝里。

三月底，冰雪开始融化，泥土也开始解冻。田野、公路、林带泛出了一片绿意。这是我进疆后迎来的第一个春天。看到大地脱去了棉装，我的心啊，高兴得快要跳出来了。

一天，指导员通知我去场部参加一年一度的五好职工代表大会，这可是农场最高层次的荣誉啊！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不就是才修了几个月的渠道吗？怎么能享受如此崇高的奖赏呢？

“……不错，这小丫头经受了考验！”指导员的眼里迸射出欣喜的光。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出，指导员对我的信任和满意。当晚霞把西天染成一块一块红色的绸子时，全连职工全都站在支渠旁，敲锣打鼓地列队欢送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去场部开会。我走在队伍的最后，我的目光掠过那一位位熟悉的老军垦，我看到一位位老军垦诚挚热切的目光，他们和我一样高兴，有的比我还要兴奋。两行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模糊了我的视线。透过老军垦的身影，我又看到了那条凝聚着全连战士的心血和汗水的支渠那挺立的渠埂。虽然我像一棵小树一样战胜了严寒，顽强地成长起来了，虽然支渠那高高的土层里有我的几分忠诚几分坚定，但和老军垦相比，我感到惭愧。我沿着支渠跟在代表们的身后，大步地向前走去，不时地，我又回过头来看一眼支渠那笔直的线条，光滑的斜坡，坦荡的渠底，我多么渴望，渠道早日翻腾起洁白的

